

第一道曙光

DI YI DAO SHU GUANG

玛拉沁夫



百花中篇小说丛书

第一道曙光

玛拉沁夫

第一道曙光

玛拉沁夫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5 插页5 字数80,000

1980年7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2版 1981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30,001—66,000

书号: 10151·508

定价: 0.44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第一道曙光》是一部题材新颖、情节生动、情感真挚的中篇小说。作品揭露了“四人帮”及其在内蒙古的代理人制造“内人党”大血案的残暴罪行，塑造了坚贞不屈、光明磊落的盟委书记乌尔莎娜和纯洁、正直、不为权势所屈的女青年林寒梅等人物形象；鞭挞了哈日巴根等一伙卖身投靠“四人帮”的大小阴谋家、野心家的丑恶灵魂。有着强烈的慑人心魄的力量。

插图：郭子群

我打破大地，坚硬的煤层，岩石和海底，
我深入到里面去，研究了很久，
于是我带来了这样一个消息：
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真实的，有实质的……

——惠特曼

前些天下过今年最后一场秋雨，接连又落了几次霜，刚进十一月份，塞外大地上朔风阵阵，寒气逼人，除河边湖畔的垂柳还稀疏地残留着几片枯叶之外，别的树叶全已落光了。在灰暗的天空中，时而有几片雪花飘舞，但又不是真正下雪，那是在预示着未来的狂风大雪……

内蒙古大地，一九六八年提前到来的冬天，就是这样开始的。

一辆卡车，在雪花飞舞的公路上飞驰。

司机是个俊秀的青年。在他身旁坐着一个八、九岁的小姑娘，不知为什么她的目光有些呆滞，与她那天真无邪的脸庞，显得很协调。

从驾驶棚看见在前面公路上，有一个红卫兵打扮的女青年，背着沉重的行李包，独自走着。在这样大冷天气，她不时用白毛巾擦着汗，可见她徒步已经走了很长的路。

女青年听见后面有汽车声，回头看了一眼，随即招手，要求搭车。

青年司机不予理睬，卡车从她身边飞驰而过，扬起一阵黄尘，女青年赶忙向路旁躲避。

坐在青年司机旁边的那位小姑娘，眨巴眨巴大眼睛，瞧了瞧司机，说：

“哥哥，刚才那个姐姐想搭咱们的车，挺可怜的，叫她坐吧！”

青年司机连妹妹都不看一眼，凶狠地说：

“你可怜她，他们不可怜我们！这些知识青年，挖‘内人党’，收拾我们蒙古人最狠！”

车开得越发快了。但过了一会儿，不知司机又是怎么想的，把车速减慢，末尾，索性停住，他跳下车去，向那个女青年打手势，叫她快来乘车。

当那个女青年跑到车跟前时，她早已气喘吁吁，汗流满面。青年司机冷漠地帮助她解下行李

包，让她坐进驾驶棚里。

司机的小妹妹，坐在他们俩中间。

“你到哪儿？”汽车开动后，司机冷冷地问。

“到盟^①里。”女青年的呼吸依然急迫。

“干什么工作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？”

“调令上只写叫我到盟革委会报到，没说叫干什么。”

“你在哪儿插队？”

“纳尔特公社。”

“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半年多了。”

“会说蒙古话吗？”

“会。是我的房东牧民老‘额吉’^②教的……

可她前几天被打死了。”

这时，他们沉默了一阵。

“一定又是什么叛国分子、‘内人党’吧？”

司机一咬牙，“嗨！”地喊了一声，一踩油门，车身猛地震动了一下。

“可是，她一辈子没出过草原，怎么会叛

① 盟：相当于内地的地区。

② 额吉：蒙语，老妈妈。

国？她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‘内人党’！我那可怜的房东老‘额吉’！……”姑娘自言自语着，忍不住用手帕擦起眼泪来。

司机向她投以惊奇的目光。

那姑娘还在默默擦泪。

司机的小妹妹，扯住女青年的袖口，安慰她说：

“姐姐，你别哭。我们的爸爸妈妈都叫关起来了，可我哥哥不许我哭，他说没出息的人才哭呢。姐姐，你也别哭。”

女青年紧紧搂住了小姑娘，泪流得越多了。

走过一段路，女青年的心情稍许平静了一些，她问：

“你在哪个单位开车？”

“我？……怎么说呢？在粮站算个临时工吧！”

“小妹妹也是临时工吗？”

“家里只剩下我们俩了，没有人照管她，只好跟着我挨饿、受颠……”

女青年似乎已经觉察出一些事情，不便深问，她微皱眉头，默默望着窗外黄沙迷漫的田野……

她的脸色是阴沉的。

卡车开进了盟所在地——哲市。

车开到一座被人遗弃的孤零零的破旧房舍前

停住了。

青年司机跳下车，把小妹妹抱下去，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带绳索的门钥匙，给妹妹套在脖子上，嘱咐说：

“你先进家去，把炉子生着，我把这个姐姐送到住处，再把车开到粮站就回来。后锅里，有两张饼，你饿，就吃。”

小妹妹拎着一个小包，向女青年招手说了声“再见”，向那间破旧的房子跑去。

司机重又上了车，当他起动马达时，还不放心地回头目送着小妹妹。

卡车穿过哲市拥挤的街道。到处贴满了打倒什么人的各色纸张的大字报、大字块，纷纷乱乱。

车开到一座三层楼房的附近，停住了。司机往前指了一下，对女青年说：

“那就是盟革委会招待所，我不能送你到门口，因为人们都认识我；对你不方便。”

听了这话，女青年很感动！对这位青年司机喜爱的心情，从她心底油然而生。她无所顾及地头一次全神贯注地将目光停留在他的脸上，她想深深记住这位可爱的青年的面容。那青年长得清秀而又健壮，两只眼睛大而有神，偶而闪现出忧郁的神情。他那红唇白齿，象画的一样，两条

眉，象两座远山，既清丽又朦胧。

然而就在他仔细端详这当儿，她自己的脸上却出现了令人难以琢磨的自相矛盾的表情：先是两眼突然惊愕地睁得大大的，在瞬间扫视了他那美丽面庞的每个部位，随后不知为什么突然自己反倒羞怯起来，脸儿红得象一轮初升的圆月。她心绪慌乱地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，低下头去。

司机看见她这些表情与动作大起大落的变化，茫然不知所措。

这时，女青年猛然抬起头来，说出一句对初次相识而又跟自己年龄相仿的人，不该直说地话：

“你长得怎么那么象我弟弟呀？”

青年司机完全没料到她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来，忍住笑说：

“我象你弟弟？那你就是我的大姐了，哈哈……我倒真希望有个姐姐，替我照管照管小妹妹呢！”

他们俩都不知再说什么是好了。

司机伸出手去：“大姐，再见！”

“再见！可不许你再这样叫我……”她轻声说着，低下头去温柔地一笑，握住他的手。

她拎着行李包，下车，走了。

.....

这位女青年，她叫林塞梅，住到盟革委会招待所，已经三天了。

这三天，她过得很没意思。住在经过几次武斗浩劫而幸存下来的三楼上，没有人管理的一间房子里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来找她谈工作的问题，所以从早到晚，一直不敢离开这个房间，然而这间房子使她多么厌恶啊！原来是洁白的墙壁上，用黑墨汁胡乱写着各种思潮和派别的标语口号，特别令人不堪入目的是在她床头那块墙壁上，画着只有在公共厕所，才会看到的那种下流的画面。她觉得自己睡在那些下流画面底下，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！但有什么办法，如今谁能管谁？到处都是如此！她现在唯一的希望，就是快些给她分配工作，早点离开这座楼房，这间屋。

就在这一天下午，她接到盟革委会政工组打来的电话，叫她到对面那座大楼报到。

她怀着一种解脱的喜悦心情，背上行装冲出这间屋，径直朝对面那座大楼走去。

林塞梅是北京知识青年，到内蒙古插队落户已经半年多了。她是个老红卫兵，在高中毕业那一年，她以青年人所特有的狂热，投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。她的父母，都是在军队工作的领导干部，自然，她是响当当的“红五类”。当

她和战友们高举“造反有理”的大旗，可嗓门儿高唱：“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，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：造反有理，造反有理”的歌曲，威风凛凛大踏步走过首都街道时，他们曾经是何等地自豪，乃至疯狂！当他们伸出“铁拳头”，誓将砸烂旧世界时，从来不曾考虑过被他们那“铁拳头”砸烂的会不会是一个可爱的新世界？他们被封为“革命小将”以后，所作的一切激烈乃至残暴的行为，都是在“史无前例”的水平上进行的：学生凌辱老师的水平，是史无前例的；践踏与亵渎一切神圣、理想和权威的水平，是史无前例的；摧残与毁灭中华文化精粹的水平，是史无前例的……而今，他们从城市来到了边远的农村牧区，所剩下的“史无前例”的光荣标志，就是她现在这一身革命小将的标准打扮：军衣、军帽、军挎包，一根宽皮带，头上梳着两条短刷子。

她来到对面那座大楼门前，脚步渐渐慢下来，停住了。她看到门口上阴森森地挂着一块大木牌，上面写着：

呼和塔拉盟揪叛国集团总指挥部

林塞梅知道，所谓“叛国集团”，指的是“内人党”（全称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）。半年前，他们刚到内蒙古插队时，就听过关于内蒙古地区

阶级斗争形势的报告，报告人的名字很怪，叫哈日巴根，自称为“‘内人党’问题专家”，他不拿稿子，单凭两片厚嘴皮子，给他们一连讲了六个钟头！

据说，那个叫哈日巴根的人，是个作家，前些年写过一个剧本，曾得到姚文元的好评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，他就把姚文元评论他剧本的那篇文章，铅印出来，广为散发、张贴，而且还用《毛主席语录》的红塑料皮，特地包起一份，时刻带在衣兜里，每当境遇危急时，他便拿出姚文，高喊：“我是中央首长肯定的左派，左派，你们看！”还真灵验，人们一看那上面确有“姚文元”三个字，只得放他过去。他自己夸耀说他有一张万金难买的护身符。

林塞梅至今还记得哈日巴根那次报告的一些内容，因为他瞪着白眼圈特别大的两只牛眼，用文学描写的方法，说得特别玄乎、可怕，所以留有印象。

照哈日巴根报告中所说的，那情况实在太严重了！他说，内蒙古地区有一个庞大的长期隐蔽的叛国投修组织——“内人党”。这个党，上有中央，下有支部，甚至不久以前，还召开过一次党代表大会，至今还在发展党徒。“内人党”已潜入了革命的肝脏，党政军各要害部门已全被他

们所掌握。内蒙古地区的中国共产党是从“内人党”演变而来的，明面上是共产党，暗地里是“内人党”。他们已拟定了几条叛国投修的路线，储备了进行武装暴动的大量军火和物资。内蒙古遍地都是“内人党”，祖国的北大门，危在旦夕！

镇守内蒙古的大将军程洪胆，跟他名字的谐音一样，确实是个真混蛋！他特别赏识哈日巴根。他在呼和浩特盟蹲点，搞挖“内人党”运动试点，从这里指挥全自治区的运动。在此期间，与哈日巴根合谋，编写了一份又一份《关于“内人党”叛国投修阴谋的综合材料》，由程洪胆带上赶赴北京，向中央文革江青、姚文元和那个顾问紧急报告，得到了那三个“中央首长”的热烈称赞和秘密指示，程洪胆气粗胆壮，匆匆赶回内蒙古。于是，在对祖国无比忠诚的内蒙古各族儿女毫无提防的当口，突然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。就象一只雄鹰，突然被捆住了翅膀，内蒙古人民被置于无可奈何的困境之中！

数以万计的各族儿女，在“大革命”的钢鞭、火针、镣铐和电刑下，经受着血的洗礼……

呼伦贝尔草原在抽泣；

锡拉沐伦河水在咆哮；

大兴安岭森林在呻吟；

阿拉善沙漠在燃烧；
锡林郭勒大地在呜咽；
大青山群峰在怒吼！

在这场“史无前例”的黑色风暴中，没有旁观者。每个人不是站在执刑者方面，就是站在受刑者方面。然而，不管站在哪一方面，那些无辜的人们的心灵，同样都是烦恼、郁闷、无处倾诉的痛苦！

林塞梅也不例外，她一到插队的牧区，就被推入挖“内人党”的漩涡里。这帮可怜的青年男女，他们刚从北京来，不了解这里的历史与现实情况，盲目地执行别人的旨意。他们来到这里，没有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，反倒使贫下中牧受到了他们棍棒与皮带的“再教育”！起初，林塞梅跟许多知识青年一样，以为敌情如此严重，为保卫红色政权而挥动铁拳头，是天然合理的事。她曾积极参与这场无情的斗争。没过几天，她开始怯步了，沉静了，深思了，苦恼了；后来，当把她慈爱的房东老“额吉”，一个在旧社会历经千难万苦的女奴隶，也打成“内人党”，经数昼夜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，使她含冤死于刑讯室里一条板凳上的时候，她悔悟了，愤怒了，觉醒了，叛逆了！她决心从执刑者这一方站到受刑者那一方去，站到蒙古族广大人民的痛苦行列中去……

然而，正在这时，盟革委会去调令，叫她立即前来报到。调令上没有写叫她作什么工作，她就来了。现在她站在这座象张着大嘴的怪物一样的大楼前面，心中不免忐忑不安起来。她望着那块阴森森的大木牌子，心想：这只脚往前迈不迈？迈过去，就等于陷进去，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就难以预料了。

一辆小卧车，发出轻柔的车轮摩擦地面的声音，一直开到大楼门口，才停下来。

正在看墙上一张小字报的林塞梅，忽然发觉紧贴着自己的双脚停着卧车轱辘时，心里很不高兴。这是司机故意在耍弄人。她向司机愠然瞥了一眼，司机翻着白眼，正在打呵欠，根本没有看见她。这时，后座的车门开了，一个穿戴整洁、身材修长的青年，先钻出车来，随后一个又高又粗的中年人，拎着黑皮包，爬了出来。他不急于迈步，停在车门口，脸上挂着微笑，向四周扫视了一遍，好象在等待什么人向他欢呼似的。四周没有几个人，他并不沮丧，依然满脸笑盈盈的，迈着大步，走到楼门口那块牌子跟前，先是从上到下看了一遍，而后用自己衣袖，把它轻轻擦抹了两下，他向跟在身后的那个身材修长的青年说道：

“小郭，告诉门卫，把这牌子每天给我擦得

亮亮的！现在有多少阶级敌人在恨我们这块牌子啊！敌人越恨，我们越要把它保护好！”

这时候，林塞梅忽然认出站在那个中年人旁边的青年，原来是北京知识青年郭逢五。她高兴地喊：

“小郭！”

郭逢五转过身来，也认出林塞梅来，他喊着“小林！”，跑过来与她热烈握手，而且还大声告诉她说：“小林，我们调到一起工作了！”

此刻，那个中年人，拉着“啊——”的长音，走过来对小林说：

“你是林塞梅小将吧？”

小林不由得一怔，这个人怎么知道她的名字？

郭逢五说：“我和小林还是同班同学呢！”

那个中年人，满面堆笑说：“那就更好了，互相了解，容易配合。我们也认识一下吧！”

那个人刚伸出手来，郭逢五马上从中介绍说：

“这位是哈副总指挥。”

也不知道小郭的话说得不清楚，还是这位的大名加官衔太复杂，林塞梅没听明白。

“您是哈……”

“我叫哈日巴根。”